

[奥] 恩斯特·阿·艾凯尔 著文 多利斯·艾申伯格 绘画

Joh: Seb: Bach

巴 赫



76=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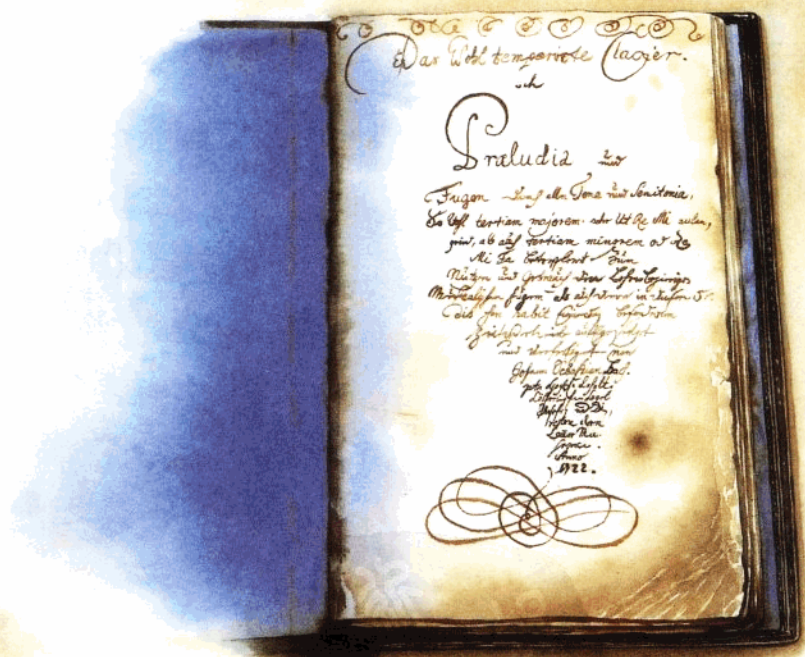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音乐出版社

附 CD
22 首乐曲 60 分钟

巴 赫

(附 CD)

〔奥〕恩斯特·阿·艾凯尔著文
多利斯·艾申伯格绘画
高士彦译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赫:附 CD / (奥)艾凯尔著文; (奥)艾申伯格绘画;
高士彦译. -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, 2002. 1
ISBN 7-103-02312-3
I. 巴… II. ①艾… ②艾… ③高… III. 巴
赫, J. S. (1685~1750)-生平事迹 IV. K835. 165. 7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355 号

责任编辑: 胡 蜜

责任校对: 刘慧芳

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 01-2000-1391 号

J.S.Bach

Ein musikalisches Bilderbuch

本书由奥地利安内特·贝茨出版社授权出版
中文版权属人民音乐出版社所有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: 100036)

Http://www.people-music.com

E-mail: copyright@rymusic.com.cn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9×1194 毫米 特 16 开 2 印张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,060 册 定价: 26.7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
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8278400

年 表

- 1685 年 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 3 月 21 日生于艾申纳赫。母：伊莉莎白，父：约翰·阿姆布罗休斯。
- 1692 年 约翰·塞巴斯蒂安在艾申纳赫的拉丁语学校入学。
- 1694 年 5 月 1 日母亲去世。
- 1695 年 2 月 20 日父亲去世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赴奥尔德茹夫，住长兄约翰·克里斯托夫家中。入小学攻读。
- 1700—1702 年 入吕内堡米哈伊尔中学。
- 1703 年 3 月至 9 月：任魏玛宫廷乐师。秋季后，赴阿恩施塔特担任管风琴师。
- 1705—1706 年 10 月至 2 月：吕贝克之行。
- 1707 年 赴米尔豪森担任管风琴师。10 月 7 日与玛利亚·巴尔巴拉·巴赫结婚。
- 1708 年 再度担任魏玛宫廷乐师。女儿卡塔琳娜·多罗塞亚出世。
- 1710 年 儿子威廉·弗里德曼出世。
- 1714 年 担任魏玛宫廷乐长。儿子卡尔·菲利普·埃马努埃尔出世。
- 1725 年 儿子约翰·戈特弗里德·伯恩哈德出世。
- 1717—1722 年 赴柯屯担任莱奥波德侯爵府邸乐长。赴德累斯顿。11 月 6 日至 12 月 2 日被拘留。《平均律钢琴曲集》问世。
- 1718—1721 年 创作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。
- 1720 年 7 月玛利亚·巴尔巴拉·巴赫去世。
- 1721 年 12 月 3 日与安娜·玛格达勒娜·维尔克缔姻。
- 1723 年 5 月赴莱比锡担任托马斯学校乐长。
- 1724 年 儿子戈特弗里德·海因利希出世。4 月 7 日《约翰受难曲》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演出。
- 1726 年 女儿伊莉莎白·朱莉亚娜·弗里德里卡出世。
- 1727 年 4 月 11 日《马太受难曲》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演出。
- 1729 年 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拟赴哈莱造访亨德尔，因病未果。
- 1731 年 《键盘练习曲》(I) 问世。
- 1732 年 儿子约翰·克里斯托夫·弗里德里希（“布克堡巴赫”）出世。
- 1733—1738 年 《b 小调弥撒曲》问世。
- 1734—1735 年 《咖啡康塔塔》、《圣诞节清唱剧》问世。
- 1735 年 儿子约翰·克里斯蒂安（“伦敦巴赫”）出世。
- 1736 年 担任萨克森选帝侯府邸作曲家。
- 1737 年 女儿约翰娜·卡罗琳娜出世。
- 1742 年 女儿莱季娜·苏珊娜出世。《戈德堡变奏曲》、《农民康塔塔》问世。
- 1747 年 在波茨坦晋见腓特烈大帝。
- 1750 年 7 月 28 日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经历眼部手术后去世。《赋格艺术》在巴赫去世后出版。



城市吹奏乐师

城市吹奏乐师们即将出发了！约翰·阿姆布罗休斯·巴赫和他的学生们正在城厢地带的大片草坪上积极准备演出。

巴赫家最小的儿子——3岁的约翰·塞巴斯蒂安也跟在队伍后面。父亲带领小伙子们演出时，小巴赫总是在场的。每当听到乐声响起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就禁不住地设想，如果能当上一名城市吹奏乐师，该有多好啊！

巴赫一家住在艾申纳赫，那是图林根地区的一座塔楼林立的城市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从周围世界听到过许多音乐。乐声总是来自上方，出自市政厅的塔楼，号声从那里传向天空。居民房屋的窗户里也

传出乐声。当他和两个姐姐在教堂做礼拜时，管风琴高台上也传来乐声。此外，父亲也对他讲起过瓦特堡高地举行音乐晚会的情景。

巴赫听音乐最多的地方是在家中。巴赫家是乐队的所在地。青年乐师们在这里聚会，在老巴赫的带领下，练习演奏为庆典准备的欢快音乐或为葬礼准备的哀伤乐曲。

小约翰·塞巴斯蒂安出生以来就被乐声所包围，笛声欢快、小提琴声华美、号声令人振奋、管风琴声感人肺腑。

家中亲友们演奏时，他总是在一旁凑热闹。一个令他难以解开的谜团是：

所有这些美妙的音响和旋律从何而来？笛子不过是一根带孔的管子，人们是怎样让它鸣响的？乐声是怎样通过这管子的？他最希望的是劈开这管子看个究竟。家人和艺徒们很快就为他们的乐器担心。“你年龄还小，什么也不懂。”这是他经常听到的大人们对他说的话。

为了让小巴赫高兴（同时也是为了珍惜其他人的贵重乐器），母亲送给他一支鸟笛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带着鸟笛跟在乐队后面应声而吹。他整天地吹奏这支鸟笛，为能摆弄出声而异常高兴。因为这乐音是出自他自己口中的。

他的鸟笛声在他的想像中化为管风琴声。它透过云层，响彻瓦特堡的整个天空。



在艾申纳赫的那座乐师家的白色小屋中住着以约翰为名的一群人：巴赫家的孩子们的名字里都带有约翰这两个字。这和曾祖父、父亲和几位叔父的取名有相像之处。长子叫做约翰·克里斯托夫，次子叫做约翰·雅科布，以下便是约翰·鲁道夫、约翰·巴塔萨尔、约翰·约纳斯，一个女儿——不言而喻！——取名约翰娜，全称是约翰娜·尤迪塔，惟一的例外是有一个女儿取名为玛丽·莎洛美。

1685年3月21日，这家的最小的孩子出世了。大人们给孩子挑了个塞巴斯蒂安为名，全称当然是约翰·塞巴斯蒂安！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鸟笛吹得并不太久，他学上了单簧管、双簧管和长笛。大人们现在将乐器借给他时，不用再担心了。他比别人吹得还更胜一筹呢！父亲为儿子的出色才能感到高兴，又让他加学小提琴演奏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10岁左右时，两件十分不幸的意外事故：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，改变了他的生活。艾申纳赫的乐手们在墓地旁奏乐送别死者。他们打算演奏得特别出色，然而泪水使他们几乎奏不出一个音来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赴奥尔德茹夫，住到长兄约翰·克里斯托夫家中。他在那里上学、参加合唱，而且圆上了他的美梦：现在他能够正规地学习弹奏管风琴了！自打去长兄家以后，他日日夜夜弹奏管风琴。他

的哥哥是一位管风琴好手，始终能给约翰·塞巴斯蒂安添上新知识。

有时他还帮他哥哥抄写做礼拜用的乐谱。“我会成为一名最出色的管风琴家，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向他的哥哥保证说：“我将演奏所有现存的管风琴乐曲！”

约翰·克里斯托夫为幼弟的才能和学习悟性而高兴，但却禁止他弹奏那些高难度的管风琴曲。“他还不够成熟，那些乐曲不是供孩子演奏的。”约翰·克里斯托夫寻思道：“管风琴家需要像我这样具备多年的经验，方能演奏这些作品。”

为此他将一些特殊的乐谱锁在了一个有木栅门的橱柜里。

然而正是这些带有“遭禁的”音乐的乐谱令约翰·塞巴斯蒂安为之神往。他梦寐以求，自此不再保持正常睡眠。他每夜起床，偷偷进入起居室，隔着木栅栏伸进手指，小心地卷起谱纸，灵巧地取出来。他悄悄坐在窗前，借着朦胧的月光研究这些乐谱。一切如愿以偿了！他的心在跳，手在抖，欢喜地想到：“我很快就会弄懂大师们所有的杰作了。我将发现他们所有的秘密了！”随着一行行乐谱的抄录，他的兴奋莫可名状：音乐在他的内心燃烧，照亮了整座房间！然而，有一天夜间，一只手压上了他的肩膀，夺去了他的无价的音乐宝藏。约翰·克里斯托夫因弟弟蔑视他的禁令而十分恼火！他毫不犹豫地烧掉了那些辛苦抄下的乐谱！



风光如画

住所愈来愈狭窄。约翰·克里斯托夫需要养家糊口，而收入却有限。这时幸好有学校的合唱队长建议约翰·塞巴斯蒂安凭自己的一副出色的童声嗓音去吕内堡自谋生计。

15岁的约翰·塞巴斯蒂安和同学佐治动身前往吕内堡。经过两周的跋涉，他们来到了吕内堡近郊。面对美妙如画的风光，他俩定下了未来几个月内的双重计划：不仅是要逗留在吕内堡，而且……

佐治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去一趟汉堡，看看港口和许多船只。你怎么想的？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没有作声，他在想着汉堡和吕贝克两地著名的管风琴。

“嗨，又在梦想着你的胡克斯特胡德了吧？”

“他名叫布克斯特胡德，是一位最出色的管风琴大师！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因佐治嘲笑他的伟大偶像而有些恼火。但佐治微笑地把双手按在对方的肩上说：“好吧，我们现在首先来享受一下我们的自由生活！”

然而他们在吕内堡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。他们在米迦勒教堂的合

唱团唱歌，研习宗教音乐新作品，并入一所中学学习。他们属于学校的12名唱童之列，像其他人一样拥有一柄佩剑，为此显得十分神气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的清亮的嗓音消失了。若干天以后，嗓音曾一度运用自如：他的嗓音忽然能做到既高亢又深沉！说话也是如此！但几周后他再也唱不上高音了。

倒嗓以后，唱童的工作突然之间完全丧失，现在赖以谋生的是他本来就最愿意做的事：演奏小提琴和管风琴。整个业余时间他就在图书馆里研究总谱。

他不时地前往汉堡，那里能听到由大型管风琴演奏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新作品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有异常敏锐的听觉和良好的记忆力。他深入地聆听音乐，紧紧地予以把握。他有一次在与佐治闲谈中说道：“我有时把旋律当成一朵花来看待，或许是一朵玫瑰、一枝雏菊。一朵花是由许多片花瓣组成的。每片花瓣有它的形状和位置，合成整体就化为一朵美妙的花。一个乐队也是如此。有许多不同的声部，每个声部有它自己的音响和任务，合在一起就化为音乐。多灿烂的花朵啊！”







合 唱 队 员

一名管风琴检验人员在招聘之中！有一架新管风琴在阿恩什塔特制作成功了，需要进行鉴定。到处有人在谈论18岁的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，说他是一位管风琴行家里手、一位杰出的演奏家。阿恩什塔特的人们在巴赫试奏管风琴后，就不再放他走了：要他留下担任管风琴师！约翰·塞巴斯蒂安也全身心地奉献给“自己的”第一台管风琴。然而仅仅在周日或节日做礼拜时弹奏管风琴或为合唱伴奏，对于他来说，是太不够了。现在他在管风琴高台上所花的时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他有时干脆就在阿恩什塔特教堂的管风琴旁过夜，先是试弹作品，然后就即兴演奏，直到黎明。这种夜晚的努力化为新的乐思，他在次日就将这乐思写了下来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现在真正走向了作曲家之路！

他有时在做礼拜时浮想联翩。新的管风琴给阿恩什塔特人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管风琴音响，而且有约翰·塞巴斯蒂安的音乐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利用他的第一个假期来实现他的重大梦想：现在他终于能前往吕贝克——当然是步行！——看望和请教他所敬仰的布克斯特胡德了。吕贝克玛利亚教堂的音乐晚会令他如此着迷，以至未按原定计划逗留四周，而是待在那里四个月之久！

布克斯特胡德先生的女儿及关于双方联姻的设想并不那么吸引

他。他毕竟记得更清楚的是他表妹玛利亚·巴尔巴拉·巴赫的笑容，她还在阿恩什塔特等着他呢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虽然误期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阿恩什塔特。那里等待着他的不仅是重逢的愉快，而且有满腔怒火：“你怎么搞的，待了那么久？上哪里去了？你是怎么想的？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听到了一大堆指责，从此变得一无是处：教友们埋怨他给音乐带来了“怪腔怪调”。教区督察员，高高在上的新教神父指责他使教区陷于一片混乱，又说他的演奏总是拖得太长！督察员将《法典》搁在他眼前，说：“掂量掂量自己的责任吧，管风琴师先生，不要用你的过激行为把教徒们惹火了。”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总是当晚向表妹诉苦说：“我真的想用我的剑驱走所有这些半瓶醋的音乐行家！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音乐！”

满腔怒火使约翰·塞巴斯蒂安对孩子们也失去了耐心。他和教堂合唱团的唱童们一直相处得不够好。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他次日对一名唱童大声叫道：“你不专心，笨拙，欠缺音乐修养！我不让你这样的人参加合唱团了！”

他让表妹玛利亚·巴尔巴拉代替那名唱童。她识谱，也有一副好嗓子。他愿意有她在身旁。

“一个女孩子出现在管风琴高台上！”阿恩什塔特的市民们议论纷纷，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！”

与玛利亚·巴尔巴拉结缡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的生活突然之间发生了种种变化！一件事是“自发的”——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，为数50古尔登（金币）。另外两件事则还要自己操心办理。首先是谋一个新职位，其次是执行一项最重要的计划。

“亲爱的玛利亚·巴尔巴拉，”他开始写道——凡有要事相商，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——“你算是第一个知道情况的：我将赴米尔豪森担任管风琴师，年薪和在阿恩什塔特时一样，是85古尔登，但外加粮食和柴火补贴。再加上继承的那笔遗产，生活满可以过得去了。我俩彼此了解，年龄都已22岁。应该为将来着想了。作为知心人，我打算问问，你是否……”接下来的话是由他在表妹的耳旁倾诉了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和玛利亚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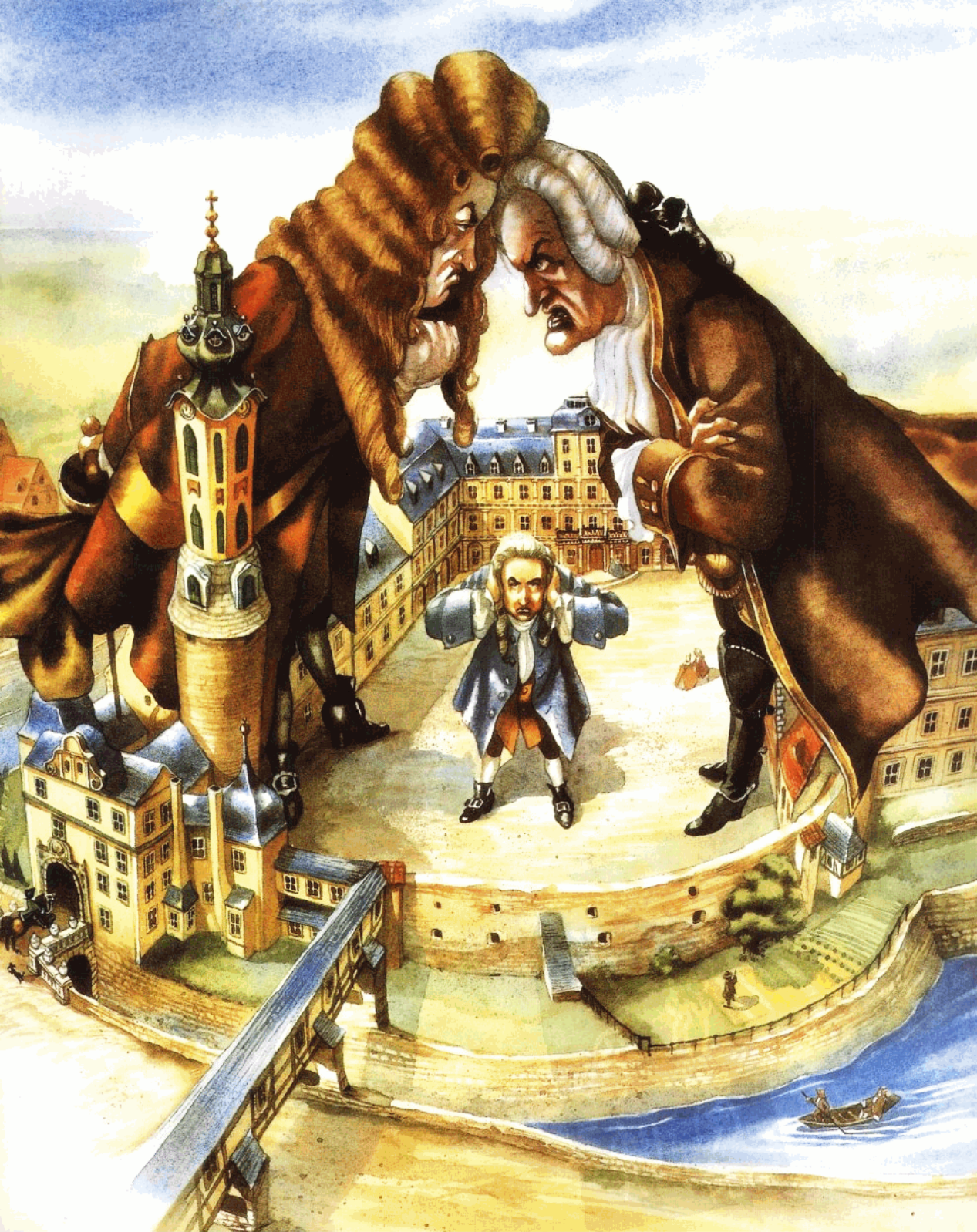


巴尔巴拉于1707年10月17日结婚。他在狂喜之下和妻子在心爱的管风琴的琴键上共舞。

夫妇俩登上带篷马车前往米尔豪森。那里是他的新工作地点。圣布拉休斯教堂的管风琴在等待他去弹奏。他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为新任市长和议员就职创作一首康塔塔。这首令人印象至深的康塔塔取名“上帝是我主”，议员们立即将此曲付印。

“这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感觉。原本是存在于头脑中的音乐，由人们通过双手和双足在管风琴上再现出来，然后又通过印刷使人们可以亲眼目睹。”他对玛利亚·巴尔巴拉感慨地说道，并将这第一份印制的乐谱赠予他的妻子。

“亲爱的！你会习惯于此的。”玛利亚·巴尔巴拉十分为丈夫高兴，“这是你的第一首印制的乐曲，当然它不会是你的最后一首印制的乐曲。”



两位失和的公爵

一年以后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声望日高！魏玛的公爵聘请他进宫，就任威廉堡教堂的乐长。威廉堡被人们称做“天国之城”。管风琴高台耸立，三层构筑，直达屋顶。在令人目眩的高空处缭绕的琴声飘向听众的耳际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偕同妻子以及学生马尔丁于1708年夏抵达魏玛。他们的新居位处“大象旅社”附近的“市场广场”。圣诞节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，并非小约翰，而是女儿卡塔琳娜·多罗塞亚。

以后的九年里，他们在魏玛的家庭人丁兴旺。卡塔琳娜·多罗塞亚添了三个弟弟：威廉·弗里德曼、卡尔·菲利普·埃马努埃尔和约翰·戈特弗里德·伯恩哈德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现在是魏玛宫廷的管风琴师和室内乐演奏家。这座宫廷拥有两位公爵，而不是一位。

威廉·恩斯特公爵住在威廉堡，他的侄儿，年轻的恩斯特·奥古斯特公爵住在邻近的红堡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在这里像其他宫廷人员一样，算是一仆侍奉二主。

老公爵十分关心宫廷内的道德风纪。为安全计，灭灯时间规定严格（夏季晚9点，冬季晚8点）。威廉堡内禁止一切舞蹈。音乐在他看

来是严肃、甚至是神圣的事物。他甚至不愿意看到乐队队员们为年轻的公爵奏乐。

年轻的公爵酷爱意大利音乐。他和一帮朋友们经常在红堡内陶醉于过分放浪的音乐之中。老公爵对他所认为的这种“荒诞游戏”十分恼火，曾经以罚款对乐师们进行威胁。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尽力周旋于两位公爵之间。幸好两位公爵都喜爱他的作品，愿意听他的演奏。他一度甚至有过担任乐长的希望。他承担的任务是每月创作和演奏一首新的康塔塔。

一天晚间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参加红堡的庆典后，高兴地回到家中。“我的《狩猎康塔塔》十分成功！”他对被吵醒的妻子说道，“我还认识了柯屯的那位年轻的侯爵。他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打算建立一个乐队。他的宫廷里已经聘请了17位音乐家，个个是演奏高手！他希望他的乐师们能为我演奏一番。”

然而第二天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老公爵罚了他10个泰勒（银币），因为他违禁为小公爵奏乐的缘故。

他十分伤心。“面对如此无知而苛刻的主人，怎么能搞好音乐呢！”他向妻子诉苦说：“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！”然而真正糟糕的结局还在后面。

狱 中

令约翰·塞巴斯蒂安理解不了的是：他竟遭到了拘留！他心中忿忿不平，难以忍气吞声，真是闻所未闻！怎么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当上乐长？那个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他！而且他曾经多次表示过能够胜任此职！

但是公爵不愿意听怨言。当约翰·塞巴斯蒂安最终递上辞呈时，他立即被关进了监狱。

与此同时，一项争取美好未来的计划已经成熟！约翰·塞巴斯蒂安口袋里已经装有年轻的莱奥波德王子给他的聘约。一旦出狱，他就可以去柯屯担任乐长和室内乐队指挥！前途无限光明！然而他现在还得在狱中挨冻，孤立无援。

他渴望手头有一件乐器可以供他抒发情感。“能有一支笛子也好啊！”他梦想乘着音乐的翅膀在自由的天空翱翔。但他没有乐器和纸张供他抒发灵感，而只能在监狱的墙上刻写下自己的作品。

他关心自己的家庭，并希望马尔丁能够出色地代替他演奏管风琴。当他入狱的第一天，马尔丁送来玛利亚给他准备的饭菜时，他告诫说：“你演奏时要始终以音乐大师为榜样。”马尔丁尽管一时弄不清谁是大师，但还是表示遵从师训。

当约翰·塞巴斯蒂安一个月以后——生命中最长的一个月啊！——出狱时，妻子已经为他作好了动身前往柯屯的一切准备。他们和

马尔丁依依惜别，马尔丁在魏玛接替约翰·塞巴斯蒂安的管风琴师职位。

柯屯城堡中的音乐气氛十分浓厚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为此感觉良好。他特别高兴能有机会和一些高手合作，为新主人服务。那位侯爵有时亲自参加演奏，让巴赫担任指挥。在一场出色的音乐会之后，侯爵夸赞说：“我的乐队给侯爵府邸增添了光彩。”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在柯屯的第一年工作繁忙，成就巨大。他为各种乐器：小提琴和中提琴、双簧管和单簧管写作品。著名的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在当年问世。还有那首光彩夺目的、供七架羽管键琴用的协奏曲！

1720年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和主人以及五位音乐家去卡斯巴德疗养了一段时间。当他回来时，发现屋中异常安静。听不到孩子的笑声和争吵声，也没有乐声。最终威廉·弗里德曼走上前来和他拥抱，口中说道：“母亲去世了！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惊呆了。卡塔琳娜·多罗塞亚哭着对爸爸说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”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照看四个孩子上床后，他在羽管键琴旁逗留了好长时间。他在奏琴中寄托了他的全部哀思。当他深夜时分异常疲倦地入眠时，已经用他的语言，即音乐对妻子倾诉了内心的一切。